

賀年卡·利百代和厝骨塔 (下)

文·圖片提供／李潼

掌握自己人生方向，勇敢去追求自己所愛；
聚散不在遠近，在心中的距離，懷念便存在。

獨

立庫房有雙扇木門，大到可讓整部牛車駛進去。庫房兩側是木格拉窗，通常拉開透氣，即使落雨，多半也是半掩。

讚歎生命的力與美

松年歐吉桑的第一聲呼嚕響起，我和阿遠便在第一時間離開正廳。阿遠帶我躡手躡腳來到庫房外，我們聽見深呼吸的喘息聲音，男聲和女聲，節奏很優美的合聲。

庫房內一盞五燭燈泡。

三疊麻布袋拼組成一張彈簧床，我睇見金學顏大哥和雁容姊就在上面。

幾百張麻布袋的酸辣氣味飄來，真嗆鼻，嗆得我鼻孔發癢。

他們交纏在一起，衣衫都亂了。暈黃燈下，我們看見雁容姊艷紅的臉頰，額頭和鼻尖晶瑩閃亮的汗珠。她側著臉龐，雙眼半睜，看來非常美麗，像個幸福滿足的姑娘。

麻布袋的氣味，不停搔癢我的鼻子，我快忍不住了。

我們貼在拉窗外，阿遠看他姊姊的模樣，居然微微笑著。

金大哥的汗衫是給雨水浸透，還是怎麼了，後頸和背脊一片濕。他跨開雙腳，緩緩伏地挺身。他的呼吸聲急促但有節奏，像健美的運動健將，向目標挺進；他把運動當成享受，於



獨立庫房有雙扇木門，幾百張布袋的酸辣氣味從門縫飄出來。

是，觀眾們也感到生命的力與美，只能讚歎。

要不是鼻孔癢的不得了，我一定會笑起來。我拼命揉鼻樑，又深呼吸，我要打噴嚏了！

只好跑開！離開那間美好的倉庫，離開麻布袋嗆人的氣味。我想金學顏大哥肯定也聞道了這個氣味，可他怎不嗆鼻？「熱戀使人盲目，激情令人迷糊」難道鼻孔也會失靈嗎？要是金大哥的鼻孔失靈，他也聞不到雁容姊洗的一身淡淡茉莉花香和美琪藥皂乾爽的氣味，那多可惜。

不被祝福的戀情該如何

硬頸的松年歐吉桑，還是不贊成雁容姊和金學顏大哥往來，可雁容姊不前往，松年歐吉桑也難阻擋金大哥到來。我和阿遠這麼看著、巡邏保護著，不知這

麼登對的情侶，將來會有什麼結果？聽阿遠說，金大哥是

軍人，軍人結婚得經上級審查通過，對象的祖宗三代，

不能有台灣獨立人士，不能有中共同路人和共產黨員

這種三合一敵人。阿遠愛裝老大，半路聽來也敢說。

我在眼裡，胡思亂想的納悶有幾點：

不被重要人士如爸媽獲上級長官祝福的戀情，

怎麼辦？

暗地往來的戀愛，會讓心意更堅定嗎？

斃？

金大哥要是帶雁容姊私奔，會不會被軍法槍斃？

他們感情這樣好，要是有人變心，該如何？

金大哥要不偷偷摸摸來，松年

歐吉桑的態度會改變嗎？

談戀愛的女孩都會像雁容姊這

樣愈來愈豐滿、漂亮嗎？

容姊又姓誰？
雁容姊的肚裡，他
告訴媽：「這娃
告媽：『這些留
遠姊：『這娃的
阿姊：『媽嫁的
的問：『是誰的
嗎？』





那兩張賀卡的氣味，
原來是厝骨塔內的
香煙和木柴的焦香
味。

山東人會不會唱山歌？會，松
年歐吉桑會不會開心一點？
和異鄉人結婚很可怕嗎？

阿遠對我的各種疑點，只說一
句：「你想太多了。」我知道，他
根本答不上來，再裝老道吧！

阿美豐年祭那天，我和阿遠去稻香村幫潘金
勇，他的高曾祖母一百歲，十幾位記者又來問她
養生之道。超級壽星被問煩了，今年不想再講，
棒球超級投手的潘金勇，只會投球，不會講話，
只好請我和阿遠去當代講。我們胡扯：「潘阿祖
每天嚼二十顆自製的倒吊子檳榔，抽兩包新樂園
香菸，三餐喝一大碗米酒，每天吃兩大塊鹹山豬
肉，拿拐杖趕蛇當運動。」

那些嬌滴滴的女記者，一直進問：「老壽星真
的這樣講嗎？你們不能害人！這種養生之道太奇
怪，怎麼會健康？」

我們說的好累，只想給老話題換個新說法，讓記
者有新鮮報導可寫。哎，管他們信不信。

回到阿遠家，我們直接到廚房找茶壺。

我們捧碗公灌水，仰脖子看天花板。我看見橫樑上有一包東西，給地震慢慢搖動出來，
露出一截紅色布角，看不真切。

我和阿遠到庫房搬馬梯。

才走近，聽見他老爸一聲聲客家話的咒罵。庫房又傳來另一種極度忍痛的哀叫。

靠近拉窗，我們看見松年歐吉桑舉一根扁擔，使力戳撞雁容姊，外加叱責。雁容姊蜷縮

在麻布袋堆上，雙臂環抱肚腹，像抵禦匪盜搶劫的女孩，死命抱緊一懷寶貝。

松年歐吉桑臂肌賁張，他舉扁擔正在戳撞雁容姊的肚腹！戳三下，夯打她的後背一下，
罵說：「毋驚見笑，褲頭這麼鬆。你毋會想，打掉你肚裡的孽種！你這樣和阿兵哥亂來，怎
麼對你阿娘交代？」

這樣夯打下去，會出人命的！

我和阿遠衝進庫房。阿遠撲過去保護雁容姊，我壯了膽，奔去搶奪松年歐吉桑的扁擔；
他的力氣真蠻，憑我是本班拔河隊的主將和舞龍隊舉龍頭的大角色，竟沒能一把搶下扁擔。
手一滑，又讓松年歐吉桑連著阿遠和雁容姊一併夯打戳撞，力道加倍驚人，簡直發瘋似的。

阿遠不像雁容姊那樣憋忍不出聲，不像她那樣極度吞忍的護著肚裡的小孩。他側身保護
雁容姊，右手抱頭，左手遮擋扁擔，叫得淒慘、叫得尖厲：「阿爸，毋要這般，我們是你的
兒女，是相依為命的家人呀。李潼才不是呀！」

阿遠哭瘋了，被打的頭壞了，天啊，說我幹嘛？李潼不是他們一家人，難道要他老爸用
扁擔夯我？

這回，我更要使出拔河的全力，搶下這支恐怖扁擔了。

是松年歐吉桑鬆手的，我的功力還不夠火候，對付一個粗壯的資深農夫。他不鬆手，我
們三人都有苦頭吃；他一鬆手，我接住扁擔，往後猛退三步，撞著大門碰碰響。

松年歐吉桑的火爆烈性，我總算見識了。他夯人、戳人，臨出門又紮紮實實撞我一個肩
頭，撞的我轉身目送他大步離去。

我這個人腦筋有點怪，越在緊張激烈場面，靈感特別好，想像特別清楚，記憶力才保持
清醒狀態。我望著被打的發抖又痛哭中的苦命姊弟，自己也因為用力過度和緊張而發抖。可
我深吸一口氣，擦乾淚水，這麼說：「馬梯放哪裡？我要去尋寶。」

這時候恰當嗎？我古怪的腦筋，不管，就這樣指揮我去，找到攔在稻穀包後的馬梯。更
怪的人是阿遠，他隨即放開傷痕累累的雁容姊：「阿姊別走，我馬上來。我們發現廚房藏一
件東西。」聽到尋寶就想參加一份，也不想他老爸要是回頭，舉一支更大的傢伙來打人，
怎麼辦？



那張布袋矮床
浸飽的豔紅，
恰似庫房內到
處張貼的滿字
春聯。

阿遠和我合力扛抬馬梯。

我們快去快回，拿到那包藏在廚房橫樑上的紅色繡花包。紅色繡花包有我半個手掌大，裝了個沉甸甸的東西，看來像是女人用的。我們拿了，直接回到庫房，交給雁容姊。

雁容姊抹乾眼淚，她顫抖的解開繡花包布球鈕扣，雙手夾出一對黃澄澄的黃金手鐲，三枚裹綠寶石的戒指和兩串精細串結的項鍊。

「啊，這都是媽媽留下來的首飾，我見過。」雁容姊說：「媽媽車禍後來不及交代的東西，一定是留給阿遠將來娶媳婦用的，才會被你們找到。」

「阿姊，你要堅強，莫再哭。這是媽媽留給你的嫁妝。肚裡的娃娃是誰的，他知嗎？」阿遠真比我懂事，而且鎮定，他說：「阿姊要保重身體，讓娃娃不再受傷害，離爸遠一點。他是金大哥的小孩嗎？」我快聽不懂了。

雁容姊一手握著首飾繡花包，一手捧住下腹，左右按摩又輕拍，像為懷抱中的幼嬰拍背按摩，一臉母親的慈愛：「金大哥說他會疼愛我們母子。這孩子將來會像他爸一樣健壯、英俊又聰明，我們帶他回山東，讓爺爺奶奶抱抱，大家都會喜歡他。」

雁容姊會不會說得太遠？就算她正懷孕，就算地震震出來的首飾嫁妝在手，她一想就到山東，會不會太快了。遙遠的山東不就是松年歐吉桑反對他們往來的原因之一嗎？還有雙方難懂的山東土話和客家話，這樣的親家不正是個單門？雁容姊也不懂得忌諱一下，真不懂道理。

阿遠媽媽藏放的首飾繡花包，藏放的地點太奇怪。六年來，多少次大地震，它沒動一下，居然在這哭嚎哀叫的一天，被我們發現，這也說不出啥道理。就像雁容姊對金學顏大哥的專情，兩人生活背景差這麼遠，也能這般真心相待，托以終身。哎！愛情太美了。

湖畔長堤幸福的一家人

我收到雁容姊的賀卡前，曾做過一個夢。

那場夢境太逼真：是寒冬，雁容姊和金學顏大哥帶著他們的小孩回到山東濟

南，在結冰的大明湖畔散步。雁容姊穿著高領的藍絨旗袍，外加黑呢半身大衣和亮黑色皮鞋，腳踝露出一截白襪。她的長髮挽成一個大髻，梳得滑亮烏黑，紅紅的臉頰，笑的真燦爛。

金大哥的脖頸披了白羊毛圍巾，也是黑得暗沉的半身大衣和畢挺呢絨長褲、黑皮鞋，看來是三十多歲成熟精壯的男士，眉目都有精神，笑看著在五步遠蹦蹦跳跳奔跑的小男孩。

他們的孩子果然是個活潑男生，都五、六歲了，不怕天冷也不怕地滑，手拿一長串十幾顆的艷紅糖葫蘆，不吃，儘管高舉著向前跑。我聽見雁容姊叫他：「同慶！同慶細意莫跋倒。」說的是道地客家話，響亮亮的台灣客家話。

這小同慶果然長得健壯又可愛的聰明樣，是雁容姊和金大哥疼愛的寶貝。他穿的一身肥胖的藍網棉襖棉褲，領著他爸媽在成排水柳枯樹的大明湖畔長堤嘻笑，他們是幸福快樂的一家人。

我看了真高興，一直到笑醒，還留著阿遠從他們背後追來的情景；小同慶回過頭來喊舅舅，他伸長雙臂奔跑，阿遠一把將他抱起，險險在湖畔長堤摔了一跤！

怎沒看見硬頸的松年歐吉桑呢？他還在擔憂，還在反對這個遠地的婚姻嗎？他連小同慶這可愛的外孫也不認嗎？

綜合的氣味和生命的滋味

我生平寄出的第一張賀年卡，回寄給雁容姊的新年祝福，她沒收到。

那是一小藤籃的三顆紅蕃茄，看來真喜氣，是祝願他們一家三口平安幸福。我不會寫像雁容姊那種看來很有學問又有點玄的題字：

掌握自己人生方向，勇敢去追求自己所愛；

聚散不在遠近，在心中的距離，懷念便存在。

我只會學她寫的最後一句：希望你喜歡這張賀年卡。

我貼了莒光樓郵票的賀年卡，設計卡片的居竹軒隱農先生，已經幫我寫了兩行很性格的



聚散不在遠近，
在心中的距離，
懷念便存在。



兩人生活背景
相差那麼遠，
卻能真情相
待，哎，愛情
太美了。



三峽春曉

李梅樹

油畫
1977

文／李欽賢

這座橋跨在三峽溪上，由兩座水泥橋墩及三道水泥拱圈架成，弧度相當優美，是一九三三年竣工以來，本地最醒目的地標。老舊橋樑猶存，實屬難能可貴，否則在台灣已經很難找到一座足以和三峽橋媲美的舊橋了。

李梅樹（1902-1983）是三峽人，童年成長於三峽，終身活躍於三峽，三峽橋落成翌年，李梅樹剛從日本留學返台，從此以後這座橋成為李梅樹往來台北與家鄉之間的唯一孔道。

在高樓公寓尚未侵入三峽的時代，當新橋尚未取代舊橋的一九七〇年代，李梅樹創作了這幅代表三峽人共同記憶的三峽橋。

由於李梅樹專擅人物畫，風景畫本來就少，留下的三峽風景畫更少，「三峽春曉」更可見其彌足珍貴。

字：

為您把願許

事事皆如意

我認為他寫中了我的心意，何況這兩個字的意思，也算是夠水準的，可惜這些充滿喜氣的卡片，只有油墨的氣味。

我終於知道雁容姊寄來這兩張賀年卡的氣味，和淨善寺厝骨塔內的氣味，完全一樣。

雁容姊在大年初二夜晚小產，流血過多，就躲藏在庫房裡那些麻布袋矮床浸飽了她的小床上。年初三清早，阿遠和他老爸發現時，雁容姊的身子已冰冷。那些麻布袋矮床浸飽了她的鮮血，紅艷艷，恰似庫房內到處張貼的滿字春聯。

雁容姊在過世七天後火葬。又過五天，阿遠幫我帶來寄去他家的那張「三顆紅蕃茄」賀年卡，陪我到淨善寺厝骨塔來。

塔內有著螺旋型的樓梯，我一路爬高，分不清爬了幾層。圓窗外的山崗景緻越遠越小，藍色的海洋只有半個圓窗大。鬧元宵的孩子們等不及天黑，已在山崗放沖天炮和提兔子燈。

我聞到塔內四處瀰漫的利百代香水鉛筆氣味，再加上炊煙裡熟熟的木材焦香和庫房的陣陣氣味所綜合的香味。

阿遠約好了金學顏大哥，他在放置雁容姊骨罈的圓窗口等我。金大哥瘦得好憔悴，見了我，不說也不哭，只這般望著，似乎什麼也沒看見。

我從嶄新的厚外套口袋掏出三張賀年卡，一張是寄給雁容姊和金大哥的「三顆紅蕃茄」，在就是他們合寄給我的鴻雁飛去卡片。我念著卡片上的提字：

聚散不在遠近，在心中的距離，懷念便存在。

我還想唸第一句的「掌握自己人生方向，勇敢去追求自己所愛」，可我望著雁容姊永遠十八歲的青春面容，一時捉不定主意，沒敢唸。我想將這三張卡片供在雁容姊的骨罈邊，金大哥卻代我收下，又塞放回我的外套內口袋。他終於開口說：「我們都自己留著吧！」我就永遠留住了，這般綜合的氣味和生命的滋味。

淚



長明燈一盞，永存懷想，供天下有緣無緣魂魄皆輕安。